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星际穿越》

郑丹凤（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对《星际穿越》进行欣赏，阐明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星际穿越》不是生态电影，但欣赏影片不可缺少生态视角；第二，《星际穿越》中的自然是作为背景的自然，是作为人类异己力量的自然，是与人类相互遗弃的自然；第三，《星际穿越》中的人类对生态危机缺乏反思精神，缺乏责任意识，表现出逃避、自我中心的局限性。生态危机语境之下，从生态批评视角对电影作品进行解读，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思考，提升人类生态意识，有助于重建良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 《星际穿越》；生态电影；生态批评；自然；人类中心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导演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Interstellar*）甫一上映，旋即引发了影迷们的热烈讨论。影迷们或沉醉在深邃的太空胜景中，或感动于伟大的人类之爱，或深陷于时间、空间的哲学式思考之中。然而，欣赏《星际穿越》，却不可缺少生态视角。本文对《星际穿越》进行生态视角的解读，对影片中的自然形象、人类形象进行生态层面的剖析，阐明对电影作品进行生态视角的批评对唤醒人类生态意识的作用。

一、不可或缺的生态视角及生态性的甄别

（一）生态视角不可缺少

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星际穿越》无疑是近年来极优秀的作品之一。影片从视觉、思维以及情感各个层面给了观众深刻的观影体验。与此同时，稍具生态意识的观影者却发现影片生态关怀的缺失。然而，为什么要对电影《星际穿越》有生态层面的期许？即使影片并不是作为生态作品而创作，我们也要对其有生态层面的期许吗？答案是肯定的。不同的文艺作品创作的出发点可能不同，可以是非生态意图，然而欣赏时采取生态的角度，却值得提倡，甚至对某些作品而言，生态视角的解读不可或缺，《星际穿越》即是此类作品。

观赏《星际穿越》必不能缺乏生态视角，这是由我们所处的生态背景以及影片本身题材所决定

的。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漏洞不断扩大，地球资源濒临枯竭，生物多样性日益遭受破坏，生态恶化日益严重。若人类对此毫不警醒、毫无意识，那么明日等待我们的必将是毁灭的深渊。生态批评最早的倡导者、美国学者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说：“如果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①在生态危机深重的今天，人类又岂能不给自己开一扇能够窥见生态智慧的窗口？从《星际穿越》这部电影本身来看，生态灾难的故事背景使得对影片的生态性审视变成必要。影片开头，时空不断在未来与现在之间转换，未来的人们讲述风沙地球的往事，现在的人们则生活在风沙肆虐、土地日益贫瘠、农作物日益枯死、氧气日益稀薄的地球之上。电影暗示了地球的可能命运：失去美丽，褪去生机，直至毁灭。观众对后续剧情的期待，必定包括了对人类何去何从，地球何去何从的答案期待。对影片的生态期待由此产生了。

（二）《星际穿越》并非生态电影

既然生态灾难进入《星际穿越》展现的视野，是不是可以就此认为《星际穿越》是生态电影呢？我国生态批评领域的著名学者王诺教授在其著作《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中对生态文学作出如下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人与

自然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传播生态思想，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思想、生态语境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② 其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人与自然关系”均成为检验文学作品生态性的重要原则，对其他文艺作品而言也不外此法。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对生态整体性予以观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不能以生态系统利益为旨归，那么很难说这部作品具有生态性。以《星际穿越》为例，虽然影片当中存在生态灾难、世界末日等内容，但这些内容显然作为背景、作为铺垫而存在。影片中，地球资源枯竭的现实背景催生了人类向太空移民的“拉撒路”计划，人类穿越太空虫洞，寻找宜居星球的故事就此展开。毋庸置疑，《星际穿越》是一部濒临灭绝的人类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勇气，逃出生天，延续种族的激动人心的史诗性的作品。然而，影片却是仅属于人类的史诗，与作为家园的地球及其他物种毫无关系。这样的电影，是绝对不能被称为生态电影的。

二、《星际穿越》的生态解读

对于非生态电影的《星际穿越》，生态批评视角的解读无疑是可能且意义深远的。王诺教授在阐释生态批评的对象时说：“生态批评所研究和评论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当代的生态文学和反生态文学，更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大自然的作品，而是整个文学。”^③ 哈佛大学教授、生态批评界的著名学者布伊尔鼓励对事物以生态批评的方式进行“再想象”^④。另一位美国学者洛夫则称生态批评为“有价值的解读”，洛夫说：“从生态的角度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的视角去阅读，为人们在这些方面重新思考经典作品提供了许多可能性。”^⑤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可以用来对所有艺术门类的作品进行批评解读。那么，如何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星际穿越》？

（一）《星际穿越》中的自然

《星际穿越》通过未来时空中人类幸存者的回忆以及现在时空中以库珀一家为代表的人类生活展现出自然形象。在未来，垂垂老矣的人类幸存者通过电视向人们讲述曾经的那段黄沙弥漫的、令人窒息的生活经历。在现在，前优秀宇航员、工程师库珀成为了农民，他将科技用于农业种植，实现农业机械的智能化，只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种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人类。然而现实并不如人愿，沙

尘暴日益严重，空气中的氧气越来越稀薄，土地不再适合植物生长，人类即将陷入大饥荒，地球死气沉沉，生态濒临崩溃。这段关于自然形象的展现，放在影片开头，在库珀、布兰德博士一行飞往太空之前，纯粹作为背景而存在。

影片中作为背景被描述的自然人类的异己力量，是人类的对立面。未来的人们这样回忆过去漫天黄沙的生活：人们出行必须用布把嘴蒙住，以阻挡风沙进入肺部；放置在餐桌灶台上的餐具炊具，都必须反扣在台面桌面，以避免沙土的污染；人们遭受饥饿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罹患肺病而死。在这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是受害者、受难者，而自然则是施害者，是造难者。人类对自然没有依恋、赞叹、赞美，有的只是抱怨、憎恶，并急于逃离地球。由老布兰德教授所主导的“拉撒路”计划，就是人类逃离地球，向太空寻求生存的计划。

在《星际穿越》之中，自然与人类相互遗弃了，而且看起来还是地球遗弃人类在先。影片没有说明地球生态恶化的原因，更没有追问、深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影片展开伊始，生态灾难便在那里，自然仿佛具有神一般的、随心所欲的、不容置疑的“加害”人类的权力。这样的叙事，先在地设置了生态灾难发生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对比之下，人类所能做的只是逃难者般地寻求逃脱的途径。以生态视角察之，这种生态灾难发生的先在合法性，深深地烙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在生态灾难与人类行为之间，因果被倒置了。或许在影片创作意图中，并没有主观的反生态意识，也无意于主观地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加害，但是影片如此的叙事，却在客观上造成了观影者心中对自然的疏离、惧怕甚至是憎恶，观影者有可能受到误导，错误地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想象成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敌对关系。

（二）《星际穿越》中的人类

影片对人类形象的展现，也不利于人类完成生态自我的转向。影片并不深究生态灾难形成的原因，这样，人类对造成生态失衡所犯的过错即被遮蔽，对拯救生态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无从谈起。在已然存在的生态灾难面前，人类不复有往日全速发展道路上的意气风发。反之，他们对生态灾难束手无策，甚至开始篡改人类历史，意图将人类往昔对于知识、科学的追求全数抹杀。人类族群延续的希望，最后只寄托在极少数的智慧与勇气兼备的英雄式人物（如库珀父女和布兰德父女）的太空历险

上。英雄不负众望，千辛万苦历尽，库珀和智能机器人塔斯堕入黑洞却绝路逢生，塔斯探测到黑洞奇点数据，并传给库珀。库珀在五维空间中找到过去的时间点，通过摩斯电码将数据传给了女儿墨菲，墨菲有了这些数据，解决了将人类规模地送上空间站的难题。人类成功地逃离了地球，至于地球以及地球上其他的存在物，已被人类永远地抛弃在原来的地方。人类在渺无边际的太空中似乎并没有想念往昔的家园，人类只纪念拯救了他们这一种族的祖先——那些为了“拉撒路”而献出生命的科学家们。幸存下来的人们重现库珀的故居，并以墨菲的姓“库珀”为空间站命名。墨菲在垂暮之年，终于见到了尚处壮年的父亲，生离死别的亲人终于在有生之年重聚。太空历险有荡气回肠的悲壮，暮年重聚有催人泪下的情深，至真至诚，令人大为感动。然而，在心怀生态整体利益的人看来，这些并不是完满的。影片中所有感情的生发及投射，均不能超越人类，完全不存在对地球这个曾经家园的眷恋、怀念。影片的最后，库珀驾驶着飞船，向布兰德博士所在的星球进发了，那里或许就是人类离开空间站的下一处站点。人类总是在路上，向着无限的、未知的可能永不停止地进发，地球已成为历史。既然总有下一站，人类就完全没有必要超越自身，实现生态自我了。

与地球受难、太空历险、成功移民这一情节相对应，片中人类精神力量经历了受压抑、被释放并最终成功证明自身的过程。或许这正是影片的主旨所在：高度地颂扬人类的聪明智慧与精神力量。代表人类精神的科学技术在影片开头显然是被抑制的。人类科技在电影世界中的风沙地球时代，只用来为农业生产服务。宇航员从事着农民的工作，技术被用来服务于农业，人类甚至意图抹去曾经的追求科学进步与科技创新的历史，篡改了历史。这些情节都表现了人类在生态灾难时代中失去了对人类精神力量的信心，彷徨迷茫。然而，铺垫之后，影片的主旋律即带着人类的精神力量直奔光明的未来。虽然太空历险充满艰难险阻，人类还是成功移民了，人类的血脉得以在太空延续。这是未来版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不同的是诺亚方舟上走下来的是

各种各样的生物，而太空飞船上走出来的却只是人类。诺亚方舟仅为木制，却要造得极高极大极稳，虽不能上天入地，却要容纳包括人在内的众多生物，以保存天地间生物的多样性。相较之下，科技无限发达，人类的英雄却只带了人类的受精卵飞向太空以延续人类种族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人类意识、人类文明的局限——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人类历史发展使我们积累起足够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自信，然而，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人类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自信绝不能仅仅依靠成功实现自我种族的拯救来激发与维持。真正伟大的文化与精神，在于对自身的超越。人类文化与精神的优越性应该体现为对人类中心的超越，对生态自我的回归。这点，也是《星际穿越》所缺失的。

三、结 语

作为生态危机语境中产生的新的批评视角、新的批评方法，生态批评有着明确的目的与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星际穿越》进行生态视角的解读，能够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将电影纳入生态批评的视野之中，对电影进行生态批评，无疑是唤醒、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ed. by Chery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xxi.

②③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第26页。

④ Lawrence Buell: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 S. and Beyond*.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23.

⑤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p.34-35.

[作者简介] 郑丹凤(1981—)，女，广东揭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成员。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思想与文化、欧美生态文学。